

紅樓夢

六十二回
六十六回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4



文庫 11
D 246
14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65

紅樓夢卷六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歎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打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

紅樓夢 第六十二回



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與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家
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
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
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簣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
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
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
以後多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
正亂著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
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
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

丟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
直眉瞪睛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
許多東西被王釧兒吵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
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宝玉應了
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
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面
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宝
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
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
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咒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

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娘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得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自己却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會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

廟的和尙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土用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官製四面扣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為應景兒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

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去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過行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會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

茶只聽外頭咕咕呱呱一群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那岫烟的丫頭平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鳳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毡子笑著進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

紅樓夢
得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宝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宝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趕着也還了禮。湘雲拉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趕着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

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日林姑娘怎麼沒人？」只不是偕家的人。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

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麼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同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裡纔過得去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

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裡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僭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僭們裡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狠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執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中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帳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

紅樓夢
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宝玉宝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酌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宝釵因嘱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

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况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效效了若是開著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宝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

紅樓夢
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裡頭有人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絕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頑呢見

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廡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卽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

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倒拘的慌不知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理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門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了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

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鴛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聽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的說行這個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纔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

色令都寫了拈成闌兒偈們拈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卽命拿了一幅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夾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著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闌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筋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偈

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拇戰史湘雲笑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得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喝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扶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合一時想不

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話。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宝琴覆的是我，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眾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鬧得眾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人字，宝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狠。」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覆着。他是用雞窠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個罍字。探春知他覆

着，用了雞栖於埘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搖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眾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說：「誰說過這個？」等想一想，見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脚
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得大家笑了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
了一個榛瓢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搗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
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
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
覆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
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

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烹泮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既遇
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謔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
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
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了出來吃腦
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使用筯子舉
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了頭頭上那有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

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纒罷怎見
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
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呈誤着打
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裡
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
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趣了彩雲了自悔不
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
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是知寶
釵作戲指着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
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

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
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
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
事這也是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
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
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
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
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
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
猜拳這些人因賈母主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

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子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了環們年輕惹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心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

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了鬟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的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

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借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嘟嘟囔囔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人

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磴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啓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姣弱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早有小子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一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髮，連忙起身，同着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

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碁寶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碁受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碁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碁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狼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

不同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在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同二奶奶平兒道不同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碁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到是個乖人雖然叫了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指一根草也不能了又攔了幾件事單拿着我和鳳姐姐

做筏子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
纏好借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他們
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
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借們四個人的黛玉
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
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
放著兩鍾新茶因問他在那裡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
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
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
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

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着先
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
再削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
鍾儘噀了難為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
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哪裡呢襲人
四顧一瞧說繼在這裡幾個人鬪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
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
推他道這快別睡覺借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
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寶
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借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

紅樓夢
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
單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
好生吃剛纔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孀子先給我做一碗湯
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
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儘力吃盡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
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
子這幾年也沒聞見趁今日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
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
接着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
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瓢

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
在案上走來安小茶碗筋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
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
腌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
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
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
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敷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
這就設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
我再吃了這個儘設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
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

吃酒給我兩個吃酒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著，俗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著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總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

香圃等眾姊妹。芳官在後，拿著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日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發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

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襄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三搬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倒底說話呀！怎麼粧憨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麼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

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闖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爲兒，弟蕙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

紅樓夢
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伏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便忙伏身連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眼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着哄而散。

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鬪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謊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裡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噯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扯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

一條我做了一條今日纏上身寶玉跌腳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麼一件也不直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纏一件他的上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

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爲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平日平兒也是

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
亂想來至房中拉了龔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爲
人無人不憐愛的龔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況與香菱
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
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龔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
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
誰知那起促使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
然合自己的一樣又命寶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內解下來
將這條繫上龔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
了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

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
龔人道你倒大方得狠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龔人一
面龔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
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
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
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
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
手弄得泥污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
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
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

紅樓夢
嘻的轉來問作什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却要說什麼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
下回分解

評曰

一部書中慶壽不少寶玉生日自不可缺但一例鋪叙便是印板文字今夾叙平兒寶琴岫烟同日誕生文法既變換不板又省却另叙三人生辰

寶琴岫烟平兒生日是實鋪太祖冥壽王夫人賈璉襲人是虛補筆法不同

寫寶釵鎖門細心的是當家人舉動又虛補所失物件不止茯苓霜玫瑰露且暗描寶玉不管事實釵有涵養一筆寫出幾層深意

上中下三等家人送平兒壽禮尤見周到

寶釵既鎖角門薛姨媽不能回家但許多幼少與老人同坐實多不便廳上獨坐安頓極妙如此衆人方好猜拳行令毫無拘束

令女先見到廳上相陪薛姨媽亦見周到

黛玉湘雲所說酒令俱是兩人小照莫作閒文看過
寶釵寶玉對點射覆俱以名互戲有心有緣意在言
外又借香菱口中補出命名典故玲瓏細密
挿叙林之孝家查看一層周匝無遺

湘雲醉眠是香菱解裙陪襯

挿叙暈逐媳婦一層是描寫奕祺神情及探春作事
得體且以見惜春素日亦不知管束婢媪

黛玉獨和寶玉在花下密語只寫不知說些什麼藏
筆最爲蘊藉

襲人送茶兩杯黛玉偏先走開若襲人單送黛玉豈

不得罪寶釵乃說那位先喝我再倒去真是伶俐口
齒然必要再添一杯文章便呆笨隨以寶釵漱口只
剩半杯黛玉不多吃茶半杯已足兩杯之茶三人同
飲而寶玉獨吃一杯釵黛合飲一杯雙關在有意無
意間文人巧思不可揣摸

黛玉說給桂花油恐打竊盜官司是暗刺彩雲襲人
說補翠裘是明誚晴雯

芍藥袖引出石榴裙觀音柳羅漢松君子竹美人蕉
牡丹花枇杷果姊妹花引出夫妻蕙並蒂菱
豈官駁夫妻蕙口齒甚利

眾人都散寶玉獨携並蒂菱而來可稱巧合

香菱石榴裙因爭夫妻蕙而濕因遇並蒂菱而解妙
有意味

寶玉埋夫妻蕙並蒂菱及看平兒鴛鴦梳粧等事是
描寫意淫二字

香菱叫住寶玉紅了臉欲說不說只囑裙子的事別
告訴薛蟠臉又一紅情深意厚言外畢露

此回有變換有補綴有明寫有暗寫有伏線有映照
文法最為靈細

紅樓夢卷六十二回終

紅樓夢卷六十二

洞庭莊齋廉雪香評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
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
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
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
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
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
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过生日寶玉聽了喜

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纏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歡得很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

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了罷寶玉聽了不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我却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偕們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胆子的

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日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說該泡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泡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

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到底是老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總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別說

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便是
老太太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
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
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眾人又查
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開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
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
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
也提防着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
人道不用高桌僧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
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

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
子墩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氣熱僧們都脫了大
衣裳纔好眾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
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
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慳我就不好了衆
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粧寬衣一時
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髻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袄
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袄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
褲腳繫着一條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
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搵拳當時芳官滿口嘆

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門的水田小夾
袂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
腿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
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在
耳上單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
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
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擗
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裡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
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
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

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不過只有
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朝鮮水陸的酒饌菓菜
寶玉因說偕們也該行個令纏好襲人道斯文些纏好別
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
麝月笑道拿骰子偕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偕們占
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
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偕們竟悄
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
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
問寶玉道怕什麼偕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纏好

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体面略坐坐再來衆人聽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

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了個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簽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

紅樓夢
看只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著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衆人都笑說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一隻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翎毛紫箒攪閑踏天門掃

落花總罷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簽口內還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撻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撻在桌上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須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

紅樓夢
衆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簽原是閨閣中取笑的
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語這有何妨我們家已
有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
敬探春那裡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
死強活灌了一鍾纔罷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
人斷不肯依湘雲拿著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
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
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簽上畫着一枝老
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
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興說着便吃酒將骰過與
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
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
題著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涼兩個字衆人便知他打趣白
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
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衆人都笑了因看
注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

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嗽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一仰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茶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

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茶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迎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繡眉忙將籤藏了說借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

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著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眾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

紅樓夢
個二十點該着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上面寫着舊詩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子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捱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笑了襲人總要擲

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撐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哩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着衆人李紈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都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底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

了三分酒便搯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衆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偕們且胡亂歇一歇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得狼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

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來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美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得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了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開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纏兩次罷了偕們也算會吃酒的了那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

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纏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
味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也還唱了
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
席的誰沒唱過衆人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著笑個不
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
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
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麼來襲人
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
太帶著衆人頑也不及昨日這一頑一罇酒我們都鼓搗
光了一個個喝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纏

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呀和我要了酒
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必
自來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
了把臉飛紅了趕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得真平
兒笑道呸不害臊的了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
去了回來再打發人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
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
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
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是怎麼了誰又有了不
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

記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這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攔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衆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止回個什麼字樣遞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

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顛顛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裡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不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

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
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
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
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爲難要請教別人去
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着便將拜
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
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
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寶
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
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

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纏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
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
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
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
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
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
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
稱檻外之人又常讀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爲畸人他
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
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

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啜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咄咄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圍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釀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只憑了鬟們去服役且同眾人一一的遊玩閉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爲名大家頑笑命女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採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鸞兩個去打鞦韆頭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去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殞天了眾人聽了嚇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人說

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已的舅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診脈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皴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製的丹

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裡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擡至鐵檻寺來停放指指算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纨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

總機要
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
賈璠賈珩賈璉賈葺賈菱等各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
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
的女孩兒帶來一並住着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
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
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
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
身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
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
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

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
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
回籍外着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
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
皆嗚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瑞
賈璠二人領家丁飛馳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
安賈珍忙問做什麼賈瑞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
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
了贊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
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

奶奶在上房住著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了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聲安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俛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給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跑來

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着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門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兜頭就打嚇得賈蓉抱着頭滾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賈蓉忙笑着

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搶砂仁吃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嚙着吃了衆了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纏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了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俗們饕餮他們兩個了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體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背地嚼舌說階們這邊混帳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鼓使的了從古至今

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醜唐臭漢何況侍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聽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嬪子那樣剛強瑞大叔還想他的帳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裡問屋裡叫醒尤老娘這裡賈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爲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

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
姨娘擠眼兒尤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狠會嚼舌頭的猴
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蓉又與尤老娘道
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爲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
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
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
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
頭趕着打說媽媽別信這混帳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
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裡這麼不清不渾的說着人來回話
說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同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

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評曰

寶玉生日有夜宴平兒生日有答席與別人生日不
同變換不板

叙林家查夜一層與日間查看一層兩兩對照筆法
周密

寶釵探春李紈湘雲香菱麝月黛玉襲人等所製花
名俱與本人身分貼切而香菱之並蒂花湘雲之睡
海棠更與上回並蒂菱芍藥兩關照得妙

別人生日妙玉不賀獨賀寶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

可知是文章暗描法

鳳姐生日鬧出鮑妻自縊平兒答席忽有賈敬暴亡且尤二姐尤三姐亦于是時引出寧府不祥種種已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五十七回為一段寫寶黛兩人之癡情五十八九回為一段叙園中人多漸生口舌是非六十回六十一回為一段叙姨女伶等不安本分乘間生事六十二六十三上半回為一段寫賈母王夫人出門寶玉平兒生日放胆宴會

紅樓夢卷六十三終

紅樓夢卷六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安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
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扛等物
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
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甯府夾路看的何
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
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
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

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爲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尙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

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嚶啾啾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

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早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瓜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

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繸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立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何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

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同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爲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

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卽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二

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甚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

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荐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姐處來，正有許多

執事婆子們同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總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越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不_兩的老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愛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咋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一個沒

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鵲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爲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

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兼黛玉多心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

素嘗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纏好些寶二爺又來愜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愜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閒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話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會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

可悲可歎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
幾句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暗鳳姐姐去我也
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纏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攪
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暗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
什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
早晚給人看來的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
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爲的是拿在手中
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
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就總不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
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

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
了反爲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
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閑中遊戲原可以會可
以不會借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
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
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
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
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紅樓夢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歟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異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熊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墓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在殺毛延

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
各出已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
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
同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
同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
璉自己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
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
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
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
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

城迎接說畢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路
跋涉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同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
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眾人接見已
畢零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
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
卽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
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連一個挽了賈母走至
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
人見此光景亦撲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
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

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
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
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
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
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
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服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
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
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
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
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

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
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
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
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
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
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
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
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
並幾個粗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
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

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託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會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擗借

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賈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

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
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
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甯府尋二姐兒一面遂
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
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
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
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
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
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
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

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
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
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
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
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
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嬌子好據
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
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
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
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嬌子不依再也怕你老

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庄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偕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

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嬌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偕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面住著。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了。叔叔兩下裡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卽或鬧出來。不過挨

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嬖子總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嬖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如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赴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一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著已至甯府門

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甯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

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了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兒手中拿著一條拴著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板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

有板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板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板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摺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摺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鬟回頭時仍摺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

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悄悄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偕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

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寔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前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

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總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

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啣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起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娘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

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
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
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
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礙深管
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
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
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
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
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
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

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
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
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
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
不安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日
賈璉有情況是如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
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
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
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
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

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甯榮街後二里遠近
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
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
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
情被鳳姐兒打開了一陣含羞弔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
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回來却就合厨子多渾虫的媳
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
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
合賈璉好的此時多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
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

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
之祖原當皇糧壯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
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強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
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
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
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
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
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
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
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評曰

上半回寫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寫浮蕩子調情是兩
扇反對文字

襲人獨畱心扇絳與晴雯等迥異寶釵獨說貞靜為
主亦與黛玉等不同的是賢妻好妾

黛玉五美吟惟虞姬一首頗有意味其餘四首未見
新奇

私娶尤二姐說合籌畫俱是賈蓉主見真是禍首罪
魁寫尤二姐善于偷情是暗補聚麀情事

尤三姐憤烈性情已于上回及此回隱隱伏筆

紅樓夢卷六十四終

紅樓夢卷六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

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攆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看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總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府裏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

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姐兒素日爲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愿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

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總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面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三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

了。賈珍笑著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著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沒趣，況且尤老娘在傍邊陪著，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寵忽見兩個了頭也去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

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噲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概不管一聽他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葷了便去睡覺這裏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了孃小廝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廝們打牙搗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

人便悄悄的告訴的說大爺在這裏西院裏呢賈璉聽了便至臥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了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赳赳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了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瞧見有了一匹馬細梢一睃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裏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裏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

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俗們這裏有的是炕爲什麼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裏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著帶門出去這裏喜兒喝了幾盃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俗們今兒可

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臥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菜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搜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

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
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
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
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
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
自然倒要勾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
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
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
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大爺
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

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璉
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
璉的聲音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滿面尤老
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偕們弟兄
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爲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
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
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
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
賈璉忙命人拿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三
姐兒道三妹妹爲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我也敬一

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偕們清水下雞麵你吃我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們知道你那老婆大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或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

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偕們就喝說着自已拿起盃來斟了一盃自已先喝了半盃揪過賈璉來就灌說我倒不會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偕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答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耍樂偕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

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
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鬆的挽個髻兒身
上只穿着大紅袄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
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
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
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
橫波入髻轉盼流光真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
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
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鬥口竟
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

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
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
已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環婆子不到之處便將
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他寡
婦孤女賈珍同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
高興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乾
瞅着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
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
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
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鉄石心腸

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那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却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會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俗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養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

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了他這話料着難勸也只得罷了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起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和順却較着鳳姐還有些体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偏這

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了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同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攷攷花兒可愛刺多扎手偕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罷了罷他只意思意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子二姐兒道你放心偕們明日先勸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開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

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泪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偕們娘兒們徹息都安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豈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方跟他若憑

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姊妹十個，也難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眾人聽了，都吃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

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的同奶奶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了。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

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們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却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爲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

是一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

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嚇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纏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

樣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便用着理讓我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比了頭門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原不愿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

志樓夢
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一個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賢良，二則又拴那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為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

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頭道：「不是那

紅樓夢
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評曰

二舍偷娶三姐思嫁細味偷字思字便知不能始終

兩全

寫尤三姐倜儻不羈英氣逼人爲後來剛烈飲劍搯神叙王鳳姐陰險刁刻人多懷怨爲異時尤二姐受騙吞金伏筆

尤二姐尤三姐之死於非命禍胎皆種子珍蓮二人

寧府淫惡造孽無窮

尤三姐剛僻是正筆寫王鳳姐陰妬是旁筆寫文法變化

尤三姐心許柳湘蓮若一問便說率直無味今止說五年前想又卽截住留爲下回尤二姐夜間盤問如正要探勝尋幽忽被白雲遮斷文勢曲折紆徐氣兒大吹倒林姑娘氣兒煖吹化薛姑娘妙語解頤恰是童兒口吻

紅樓夢卷六十五終

紅樓夢卷六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

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

了又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僧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僧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僧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攔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僧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和尚們的那樣膾膾，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

紅樓夢
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
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
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
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
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
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
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
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
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
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

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
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同去了這裡尤
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
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
千萬別爲我誤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
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
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
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
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
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

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下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蝌子他

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

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了。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食，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

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忙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

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
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
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
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做親我正
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
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
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
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
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

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
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
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
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
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
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
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
理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
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
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趨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鬆攔，推攸

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那裡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溫。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字，一把上面鑿一鴛字，冷飈飈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

紅樓夢
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

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慮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

紅樓夢
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宝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我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

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王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

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作淫奔無耻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

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著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手捧著鴛鴦劍、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

痴情付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
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二千
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
向湘蓮洒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
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
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
破廟傍邊坐着一個癩腿道士捕風湘蓮便起身稽首相
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
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
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興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
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襯熱心嫁湘蓮

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興兒說寶玉一
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

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已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
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着迹又暗補夜間姊
妹密談心話詳畧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

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宝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卽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真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紅樓夢卷六十六終

